

●莫 洛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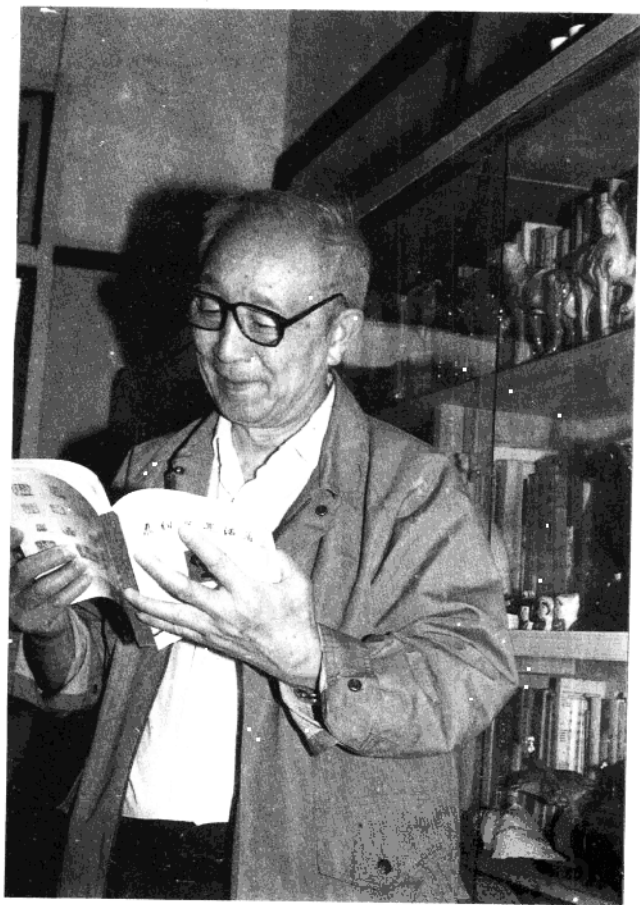
風雨三月



3250000267015

风 雨 三 月

莫·洛



作者近影



莫洛与林绵合影

目 录

渡青弋江·····	(1)
山 店·····	(3)
小 河·····	(13)
渡运河·····	(16)
奔向运河	
运河边上	
早安呵, 运河	
渡运河	
在运河的彼岸	
泥堤上	
火车向我疾奔而来	
碉堡	
离运河	
啄木鸟·····	(42)
过扬中岛·····	(45)
麦熟时节·····	(47)
晨·····	(49)
陈毅同志·····	(52)

射阳河岸上的向日葵·····	(56)
母 亲·····	(61)
晨颂曲·····	(75)
工 作·····	(81)
风雨三月·····	(87)

风

雨

三月

晨晚二唱·····	(96)
-----------	------

晨歌

晚唱

串场河两岸的春天·····	(103)
---------------	-------

炊事兵·····	(108)
----------	-------

附 录

打开记忆的匣子·····	(112)
--------------	-------

1940—1942回忆录断片

后 记·····	(172)
----------	-------

渡 青 弋 江

十二月的降霜天，
绿色失去了生命，
趁太阳还在山凹里，
我们摇渡青弋江。

江水濛濛着晨雾，
象北方的沙漠风，
灰茫茫一片氤氲；
渡船碾碎江畔的薄冰，
发出快活的絮语，
冰块随滔滔的江流远去……

武装的队伍踏过沙岸，
象巨蟒游动在草丛；
骑马的战士勒紧缰索，
马朝着江浪咆哮，
贪饮牛乳一样新鲜的寒水。

青弋江水流不尽，
我们却渡江北去；
留下潺潺的青弋江，
留下青弋江给纯朴的山民。

青弋江将永远澎湃，
青弋江将永不疲惫；
山民将永伴青弋江歌唱，
青弋江刚健的歌声永不停息。

我们渡江远去，
留下潺潺的青弋江；
冒着北风去走辽阔的雪原吧，
那儿有被辱的运河，
 哭干了眼泪；
那儿有大不平的长江，
 呼号着奔投海洋……

运河和长江在呼唤我们呀，
我们挂着枪渡江北去，
在我们后面，
留下潺潺的青弋江。

一九四零年十二月，皖南。

山 店

扭曲的山脉的海，
起伏而波动；
阳光灿烂地照耀，
象泛滥着浩瀚的金属的巨流；
在翻腾的光彩中，
山的那边，
那流荡着响亮的鸡啼的地方，
那山毛榉以铁的姿势矗立着的地方，
那梦一样飘起微蓝的炊烟的地方，
古陋的，草搭的山店，
孤独地突出在山坡上。

山店的门敞开着，
象朴实的主人一样，
对着来往的过路人，
张开天真的笑嘴；
门前的土坪上，

鸡在悠闲地散步，
羊在沉静地啃草……

山店——

承受着风的吹拂，雨的淋沐
和太阳亲切的爱抚，
在战争的日子里，
度着和平的岁月。

山店过着寂寞的日子，
过着衷心欢喜的快活的日子：
那带着死亡的恐怖，
那困扰着的痛苦的忧郁，
那侵蚀着灵魂的饥寒和贫穷，
像被风飘去，
像水一样地流走了，
那山店的老主人是多么的欣慰呵！
于是，红纸的灯笼
和那褪色的市招，
便飘扬在山店的门前。

是大地凸起的背脊啊！
那山连逼着，
从荒凉的村市到荒凉的山镇，
从耸起的山巅到陡落的山坡：

同志们负着沉重的背囊，
荷着一刻不能离手的枪枝，
来往在山路上。
那山店老人，
会用一种最亲切的笑来欢迎，
拖出一只木制的小凳，
泡出一碗清冽的浓茶，
给同志们洗去一身的疲劳，
而且还相互而顾地大笑：
“都是自己一家人啊！”
哈，哈……”

山店在这种爱的浸润中，
快活起来，快活地度着悠长的日子。

但有不幸的风，
吹来不幸给山店
和那个山地里所有的人民：
像云雾从海上升起，
蒙遮着辉煌的太阳……

那守卫在山地的同志们，
在祖国艰苦地流血的
一年的冬天，

被迫着离开山地，
被迫着离开诚挚的山地的人民；
山地的人民，
像孩子离不开母亲，
用痛苦的话语来挽留，
用眼泪，用哭泣，
用燃烧的热诚，
想把这人民自己的队伍永久留下，
一同守卫，一同战斗，
享受自由和平的生活。

但是，“军令如山”啊！
那革命的部队，
只得付出百万倍的热诚给人民，
背负着痛苦，
背负着人民的爱
 受着绞杀的痛苦，
辞别了山地的人民，
向长江的北岸走去……

山店象摇荡在风雨里，
让风来传播着怨愁；
山店老人，
为一种血腥的预感所困扰，

无助地低垂着头额，
来回踱走在门前，
等待经过山店的队伍，
作一次痛苦的送别。

风扑击着，
给山林鞭出一阵惨厉的哭声；
羊叫鸣着，
像呼唤那拉向屠场的母羊；
老人叹息着，
再无心抽吸手中的烟杆……

在山的远方，
在赤铜色的光耀里，
有蛟龙般的队伍，
向山店疾奔而来。

为一种痛楚啃啮着，
也为一种亲切的欢喜鼓舞着，
老人痉挛地颤抖，
朝着那穿灰色军服的队伍，
无力地举起烟杆，
无力地挥舞着烟杆……

队伍来了，
带着高朗的悠扬的歌声来了，
闪耀着肩上的枪杆来了，
摇曳着插在背包上的树枝来了，
杂乱地敲击着

挂在腰侧的水壶，铁铲来了：
在山店的广坪上，
散落地休息下来。

老人匆忙地奔跑，
和媳妇抬着烧滚的茶水，
一大桶，一小桶，
放落在同志们的跟前。
苍白的脸上，
因激动和兴奋，
浮着惨淡的红晕：
心里象打水的吊桶，
翻滚着，翻滚着，
而且也翻滚着一句

没有发声的话语：
“唉，可是他们要走囉……”

老人茫然地点着头，
接受着同志们给他的亲切的慰语，

像感到春日太阳的温暖；
但一种惜别的悲哀，
又像一阵严冬的寒雪，
刺痛着老人的心灵……
老人又突然地跑进店门，
匆忙地，拿出事先备好的烟卷，
用颤抖的手
递给同志们：
“哦，同志，抽一支‘金字塔’……”

孩子们跳跃着，
毫不陌生地和穿军衣的人们打玩，
而且还围绕着被俘的日本弟兄，
以惊异而稚气的问话，
执拗地提出疑问：
“怎么，连日本人也是我们的同志？
连日本人也和我们一起打仗？”

山店浸在快乐的欢愉里，
市招活泼地飘展，
红灯笼摇摆着微笑，
鸡也拍击着翅膀啼唱，
空气里流漾着融融的欢喜……

但是，突然间，
嘹亮的号角像一阵风卷起，
震撼着山谷，震撼着老人。
哨子响了，
同志们敏捷地挤动，
又敏捷地排整了队形……
老人的嘴唇抽搐着，
跳不出一个声音，一句话，
呆然地垂着双手，
把从心底发出的热情的眼光，
亲切地落在同志们的脸上。
——这眼光象一柄短剑，
刺伤了同志们的心窝。——
然后又把这睁大的眼睛，
颓然地，用皱襞的眼皮，
遮盖了闪光的眼珠……

首长拉着老人的手，
说着无限热情的感谢，
用那像爱情一样的依恋，
辞别着老人；
然后，一声口令，
这庞大的队伍，
以铁流的奔势，

离开了山店的土坪……
老人像一座铁的巨像，
呆立着，注视着队伍
远去了，远去了，
消失在那山的远处的
灰黄色的灌木林里……

老人低下头，又抬起头，
艰难地走回山店；
当他无力地坐落在木凳上的时候，
在他几十年未曾流泪的眼眶里，
第一次被泪水模糊了……

山店寂寞地蹲在冬日的山野；
——过去的那些日子，
像玫瑰的蓓蕾，
从鲜健的枝上摘下，
抛落在污水的泥沟里。
风流过树丛和蒿草，
像一阵幽怨的低泣……

黄昏的时候，
冬夜的天空漾着月亮的银色。
老人沉思着，